



[英] A.S.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 传记作家的传记

一部小说

*The Biographer's Tale*

# 传记作家的传记

一部小说

〔英〕A.S. 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The Biographer's Tale*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记作家的传记：一部小说/[英]拜厄特著；杨向荣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1  
ISBN 978-7-5442-8089-1

I. ①传… II. ①拜…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309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229

THE BIOGRAPHER'S TALE by A.S. BYATT  
Copyright © A.S. Byatt 200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传记作家的传记：一部小说

[英] A.S. 拜厄特 著  
杨向荣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赵雅平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089-1  
定 价 49.5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http://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献给执意恳求的

蒂伯·费希尔和劳伦斯·诺福克

这些相似性既妙趣横生又可乐怡人，  
谁不喜欢玩这样的类比游戏呢？

——歌德《亲和力》

传记作家的传记

一部小说

我是在加雷斯·布彻尔声名远扬的理论研讨班的某堂课中途仓促做出决定的。当时他正在用那如泣如诉、轻柔悠远的腔调引述恩培多克勒<sup>①</sup>的句子：“无数张没有脖颈的脸竞相进出，没有肩膀的胳膊无拘无束地漫游，一只只孤零零的眼睛四处瞟着，渴望拥有额头。”他经常引用恩培多克勒的句子，而且总是引述这段话。我们正在讨论想象中的肉体的肢解，也就是拉康<sup>②</sup>的分裂理论，当然这样的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研讨班包括我总共有十二个博士生，还有奥默罗德·古德教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教室的窗户非常肮脏。我望着窗户，心想，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就这样决定了。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我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我母亲是在前一个星期安葬的，我旷了讨论《弗兰肯斯坦》的那堂课。

我想这个决定与母亲的死毫无关系，尽管我定下这件事的时候，觉得也可以这么解释。说来莫名其妙，我想不起最后那天我们本该研究哪篇文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大量女作者写的不是特别冗长的作品。还讨论过许多弗洛伊德的东西：解构过狼人和朵拉。虽然这多少令人

---

① 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

② 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



感到有些惭愧，但“忘记”这个事实就是我仓促做出决定的“理由”的前兆。其实，所有这些研讨课都有一种致命的亲属般的相似性。从极端意义而言，这些课程都是在重复。无论我们用水晶球在表面占卜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底层无非都是同样的断裂、缝隙、侵害、解体、引诱和欺骗。心想，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博施的幻象论了，而且布彻尔像念魔咒般强迫大家讨论。我继续望着他头顶那扇肮脏的窗户，心想，我必须拥有很多事物。我知道，一扇脏兮兮的窗户就是对智性的不满和学究式的盲目性的一个古老而陈腐的比喻。这个事物现在在那里，过去同样在那里。一扇真实而又非常肮脏的窗户，把阳光挡在外面。一个事物。

我坐在奥默罗德·古德旁边。那年他和加雷斯·布彻尔是系里联合负责的头儿，由于各种不曾明说的原因，古德一直把参加布彻尔的研讨班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对待。这种关注并非互惠的，也许因为古德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挪威语领域的专家，精通地名学。而加雷斯·布彻尔不喜欢僵死的语言，对各种活的语言又不在行。他阅读福柯和拉康都得靠翻译，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也一样。奥默罗德·古德在研讨班上贡献甚微，顶多纠正些史实上的不确，这些不确甚至是他看上去恹恹沉睡之际发现的。对这样的打搅谁也不怎么在乎。不确或者升华为后现代不确定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者被当作游戏对待，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二者都是。

我愿意坐在古德旁边，大多数学生都不喜欢，因为他总是用古代北欧语做些谁也不认识的笔记。他还喜欢画些经过雕刻、互相交错的植物和动物的精致图案，我不知道，是凯尔特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偶尔显得不当或者淫秽，通常总是很复杂。我喜欢那些古代北欧语，因为我向来喜欢密码和秘密语言，更简单的原因，是我是在托尔金作

品的熏陶中长大的。我想，如果说实话，我应该承认我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是因为对甘道夫<sup>①</sup>的中土世界有着婴儿般幼稚的痴迷。

我也喜欢诗歌，而且（出于自卫）我一直都很清楚托尔金的诗歌不是一流的东西。我还记得发现 T. S. 艾略特的情景，后来又发现了多恩和马维尔。那都是遥远的事情了。我至今不知道奥默罗德·古德喜欢还是蔑视托尔金。托尔金笔下的人都没有性别，而古德精确渲染的涂鸦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的。愉悦，消费，享乐。很开心。但毋庸置疑，他仍是一个纪念碑般的巨人。他的秃脑门圆圆的，圆圆的金边眼镜环绕着圆圆的深褐色眼睛，嘴也圆圆软软的，有好几层下巴，圆圆的肚子在柱子般的两条胳膊间舒舒服服地撑在两条大腿上。每当想起奥默罗德·古德，我眼前总是出现“饱满”（orotund）一词，要在他已经过剩的 O<sup>②</sup> 上添加更多的 O，以我心目中他的形象而言，这是个精彩又复杂的通感比喻，而且很准确。总之，我就是坐在他身边做出决定的，当时我已经把目光从那扇脏乎乎的玻璃上移开，盯着他的 2B 铅笔，那笔懒散地游弋着，追随着一片无花果叶子、一根藤蔓、一条大腿、几缕头发、几根手指和浑圆闪亮的水果。

上完课后跟古德并排离开，走进过道，我想通过给别人讲出来以确认自己的决定。他走路时像在做某种迅速滑翔的动作，对这么一个大块头男人来说这种走法显得太轻盈了，我差不多需要跑着才能跟上他。现在，需要指出，我是个矮个子小男人。我父亲失踪之前每天要说上好几回：“虽然矮小但形制打造得完美无缺。”他本人的块头就不怎么高大。我们姓纳森，我的全名叫费尼亚斯·吉尔伯特·纳森，我

---

①英国奇幻作家托尔金的小说《魔戒》中的人物。

②奥默罗德·古德的姓名拼写为 Ormerod Goode。

签名时一般都写费尼亚斯·G. 纳森。十三岁那年，当我在一堂拉丁文课上发现，拉丁文中纳乌逊的意思是侏儒，跟法语中的侏儒是同源词，我心中涌起一股确认后兴奋的焦躁感。我是一个小人儿，一个小人儿家的孩子，我的姓氏传承有序：纳森。我那矮小柔弱的身躯里，体会到的只有快乐。唯一不方便的是汽车上垫子的数字号，开车时我需要通过仪表盘才能看到。上楼梯时我机敏又灵动，可是赶上奥默罗德·古德懒散的步伐却成问题。我冲着他的身后说：“我刚才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他站住不动了。他月亮般圆圆的脸盘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

“我决定放弃这一切。我决定不做后现代文学理论家了。”

“我们应该为这个去喝上几杯，”奥默罗德·古德说，“上我办公室吧。”

他的办公室像我们系里其他破破烂烂的房间一样，窗户脏脏的，地上铺着一条暗淡无色、落满灰尘的地毯。房间里还有两把高高的绿皮扶手椅，一张红木桌子，一只干净无瑕的玻璃托盘，这盘子一定是他亲自洗过的。他从书柜里取出麦芽酿的威士忌，给我们每人斟了满满一大杯，然后询问是什么原因让我做出这个决定的，看起来好像很突然。我说是显得突然，至少我自己都吃惊，但又好像非常果决。“也许你很明智。”奥默罗德·古德说，“因为这事太突然了，我敢说，面对正在前方等待你的广阔生活，你还不知道该干什么吧？”

我在犹豫要不要跟他说说那扇脏脏的窗户的事。我说：“我迫切需要过一种充满‘事物’的生活。”我对这个安全、结实的盎格鲁—撒克逊词由衷地感到舒服。我回避了谈论“现实”和“不现实”的陷阱，因为我很清楚后现代主义者的文学理论可以被描述成一种“现实”，人们就生活在其中。但我在本来就挺精确的表述上又添加了那个从拉

丁文派生出来的词，它并不怎么精确，甚至多余。“我需要过一种充满事物的生活，”我说，“充满各种事实。”

“各种事实，”奥默罗德·古德说，“各种事实。”他若有所思地说。“那种丰富性”，他说，“那种惊奇，一个充满各种事实的世界才会有的那种亮闪闪的结实可靠。每件扎实可靠的事实，像某个空空荡荡天体中的星球，在闪烁的事实星座中各据其位，宣告着这里有实物，那里是虚无。每个踏踏实实的事实都让这个世界显得分分明明。真正的学术事业都曾渴望给这样的分明再增添点最平凡的光亮，清除掉几丝蛛网。此外别无其他。”

他圆圆的眼睛在圆形的镜片后面熠熠发光。我感觉自己在数着他发音时说出的“O”<sup>①</sup>。好像这些“O”是通向某个新的维度的密码线索。格兰杰酒像光滑的火焰般溜进我的喉咙。我说很久以前我也喜爱诗歌，但现在我需要事物、事实。“道成肉身。”奥默罗德·古德不明就里地来了这么一句，“传记艺术是一种备受蔑视的艺术，因为它是有关事物，有关事实，有关事实取舍的艺术。据我所知，在这个时代，迄今最伟大的学术作品当属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撰写的关于埃尔默·博尔爵士的评传。可是这部著作无人知晓，也没有获得重视。然而，确是别出心裁、激情四溢之作。”

我说，也许说得糙了点，我向来觉得传记是一种混账体裁，是一种半生不熟的活计。是那些缺乏真正创造才能的人讲述的故事，是给那些没有真正批评洞察力的人看的简单故事。那些东西是业余人士编造给妇道人家的消遣品，她们绝不会欣赏《海浪》或者《岁月》<sup>②</sup>，却老觉得对

---

①古德在上段的谈话中有很多词里都有O这个字母。

②两部作品均为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撰写的长篇小说。

伍尔夫们和布鲁姆伯利集团<sup>①</sup>相当熟悉，从大胆谈论裙子的裁制到肮脏的对神经质女孩的性干涉，都知道。在格兰杰酒和神经质的精神空虚的刺激下，我对奥默罗德·古德说，这是一种说三道四的文学体裁。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他让步道，说着灵活地从扶手椅里站起来，快步向书柜走去。但是，我认为要注意两个东西，奥默罗德·古德说。

一方面，说三道四是人类交流的基本内容，不应该被忽视。另一方面，一部伟大的传记作品又是很崇高的东西。他说，不妨想一想，事实上人类个体没有彼此相似的。我们不是克隆人，也不是单倍体生物。从受精卵开始到最终的腐朽，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重申道，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探索、构建、呈现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巨作更崇高或者更严谨苛刻呢？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要想公正地担负起这个重任，哪些才华——科学的、智性的、心理学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和地理学的——不需要呢？我知道，我知道，他说，大多数传记作品都是对想要的东西的无趣或者甜腻的戏仿。真正的杰作，如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的巨作，经常问世时不被承认，因为传记读者的口味同时被流言蜚语、过多的文学色彩或者政治意识形态败坏了。如今，你就要重构自我，他说，就要断然走向一种新生了，你干的事儿可能要比投入一两天时间在这几卷作品上更严峻。

不停地计算奥默罗德·古德的用词中出现了多少个“O”——包括用“U”代替“OO”的发音——搞得我有些心烦意乱。在午后阴郁的暗光中，他像只凶恶的猫头鹰，叫着哀悼经。那些圆润洪亮的“O”音就像某种密码，代表着某种真正的凶兆，使我不寒而栗。我已经喝得有点晕头转向了。

---

<sup>①</sup>以英国伦敦中北部居住区布鲁姆伯利为中心的社交圈，包括伍尔夫、E. M. 福斯特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

所以，我庄严地点头称是，表示接受借阅那三卷本作品的建议，它们还用原来的纸封包裹着，用透明的薄膜纸护着。这几本书填补了未来令人头晕眼花的两三天时间，就在这两三天里，我已经决定好不干什么以及不想当什么，要去创造崭新的生活。

卷一，《一个特立独行的青年》，封面是幅经常被复制的剑桥国王学院的风景图。

卷二，《航海者》，印着一张颜色非常暗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老照片。

卷三，《牧师宅邸与闺房》，封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几个呆里呆气的小孩在几棵长满节瘤的老苹果树下抛投、接抓一只球。

全书相当乏味，仿佛一个执意要向你展示他假日特写的邻居的影片的公开发表版，像平息了很长时间后的水偶尔溅出些浪花，又像消化了很长时间排泄出来的冰淇淋。我迅速翻阅了每本书中间复制成几小束的老照片的插页。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很少借助视觉手段，也许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大家认为这些手段并不重要。里面有一幅下院议员普罗珀·博尔爵士的照片，看上去很像我们的圣父，还有一幅比钦家三姐妹的照片，纽扣全都扣到脖子上，目光专注，头发贴着头皮向后梳去：“右为范妮。”我想范妮就是博尔的母亲。还有一幅一个年轻人在剑桥的拙劣画像，他把头靠在自己的手上。“埃尔默，约翰尼·霍桑作于湖泊区远足期间。”有一张索马里的地图，一张丝绸之路的地图，一张处于危险的颠覆状态的轮船（“可靠的希波吕忒号”）的照片。卷二里的地图更多，涉及土耳其、俄罗斯、克里米亚等国家和地区：一幅轻装旅统领的铅板纹章图案，一张君士坦丁堡的另外一个黑市照片，一张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胸像照片，一张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里夫勋爵和夫人身穿安妮王后等

显贵们接见苏丹时穿的奇装异服的滑稽照片，还有几张我认为是埃尔默爵士婚礼的照片。照片画面效果呈颗粒状，他看上去黝黑英俊，胡须茂盛，高大挺拔。他的妻子也以微缩侧影的形象出现了，放在一个椭圆形的框子里（“伊万杰琳·索尔威小姐，时年十七岁”），看上去脸蛋甜美、身材娇小。卷三更加乏善可陈。附有大量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童话书籍的卷首插图。还有很多地图、牧师住宅的特写、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常规风景照，看上去全都呈发黄褪色的样子。我又看了看封底，想寻找作者本人的照片。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这样，在开始真正的阅读之前想获得若干视觉印象。我认识一个人，写了一篇研究小说封底作者照片的论文，文章很有文学性，大受欢迎。没有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的照片。作者简介也很短：

斯科尔斯·德斯特里—斯科尔斯于一九二五年出生于约克郡的波蒂弗兰特。目前正在写作本传记后续的若干卷。

卷二和卷三各在这段简略单薄的生平描述中增加了对前一卷的评赞。

于是，我在两种状态兼具的心情中开始了阅读，一种心情就像雾蒙蒙、灰褐色的日食，另一种则仿佛紫色的虚空中耀眼的闪电释放出的长短不一的射线，前者是在那些图解文字的刺激下产生的，后者是我自己茫然不定的未来诱发的。斯科尔斯描述博尔生平的古怪语言，在我看来已经变成芒刺式记忆术：交替回忆纯粹的愉悦和纯粹的恐慌。当然这纯属我自己的经验，像博尔准备好面对剑桥小考的失败，或者悄然消失登上了一艘开往非洲合恩的轮船。这些记忆大多跟第一

卷有关。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不断地深入，阅读逐渐变得欲罢不能，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和博尔的精神世界显得越来越完整。在第一遍狼吞虎咽和贪婪的阅读中，我无意假装探到了这部巨著哪怕四分之一的宝藏。除了其他优点，德斯特里－斯科尔斯还具有讲述一个闲聊般好故事的质朴才华，我已经被吊上瘾了。他还有个天生的才华：虚构出一个世界，它的每个角落都使读者想徜徉、打量和学习一番。

“那个时代巨人辈出。”在研究赫梯人的著作中，在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史书中，在论克伦威尔的作品中，博尔频频引述这句话。博尔本人把更多的事迹塞进三四个柔弱的现代人都不可能有的一个人的生平中，我所谓的这些事迹还包括在喀土穆一个领事办公室度过枯燥乏味的时期，以及在萨福克的珀梅罗伊教区度过与世隔绝的勤勉钻研时期，在那里从事翻译、浪漫小说创作和写诗的工作。他在海上和大陆进行过长距离的漫游，有时沿河而上。学生时代探索过多瑙河，中年成为显贵后又探索过尼罗河。他去过马达加斯加，写过狐猴的文章。他还从撒马尔罕出发走过丝绸之路。他在君士坦丁堡度过若干年，那是他平生最热爱的城市，也许比任何人都热爱。他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开罗和伊斯法罕举行过秘密谈判。经过严肃考证得出结论：他是一个伪装大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更不要说他还通晓普鲁士人的风俗习惯和威尼斯方言了。他在克里米亚打过仗，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给予过道义和实际上的支持。这个女人还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她因为家庭期望而受挫，当时他那位了不起的朋友理查德·蒙克顿·米尔内斯（洪顿勋爵）打算娶她。他参加过蒙克顿·米尔内斯的巴黎情色主义者组成的可疑圈子，这件事德斯特里－斯科尔斯在巴黎对弗雷德·汉克和龚古尔兄弟的档案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做了结论性的证明。他认识每个人，包括卡莱尔、克朗、



帕尔默顿、乔治·亨利·莱维斯、乔治·艾略特、理查德·华顿·狄克逊、斯韦伯恩、理查德·波顿……而且，除了漫无止境的游历、政治活动、从军、野餐，他还抽时间写了大量的著作，多得足以填满一个书房。无论去什么地方，他都会留下旅行记录，里面会涉及地理和气候，植物和生物系的描述，政治的、军事的历史沿革、政府管理、信仰、艺术、建筑、地方上的奇风异俗，地域遍及苏丹、奥匈帝国、芬兰、马达加斯加、威尼斯和普罗旺斯，而且在返回时往往必经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斯塔堡。他还写了不少历史著作，有一本是写拜占庭的辉煌时代，有一本是写它的衰落，有一本是写奥特曼统治者的，有一本是写沉默者威廉王朝的，还有几本关于在路易十六治下克伦威尔提出的新式军队和军事组织等技术性更强的著作。如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做其他事情，他将以一个伟大翻译家的身份被人们记住。他的匈牙利、芬兰和土耳其语童话集仍然以再版的方式流通于市。他编译的十八世纪早期伟大的郁金香时代“实用指南”、内迪姆诗集曾经非常流行，充满了荡气回肠的节奏，是享乐主义者的颂歌，堪与菲茨杰拉德的《奥玛开阳》相媲美。他还翻译过阿拉伯骑士浪漫小说《安塔记》，共三十三卷，还给弗雷德·汉克和蒙克顿·米尔内斯的秘密出版社翻译过几种东方情色作品。

这些翻译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东西——德斯特里-斯科尔斯显然也这样认为，并且表达了这种激动之情——是十七世纪土耳其旅行家伊沃利亚·切勒比旅行记的译文。埃尔默·博尔的译文还恢复了被西方第一个译者利特尔·约瑟夫·冯·哈默尔删除的段落，利特尔认为删除那些段落比较合适，例如，伊沃利亚涉及的“皇室大事记中所有荒淫无度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留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处的污点故事”。博尔还追随伊沃利亚深入各种土耳其浴室，而利特尔则走到浴室门口